



四月暑假有得？

—陳順強—

看官，別以為在下的得失之心甚重，整日患得患失。我這個「得」可不比「讀訓心得」式「心得報告」之「得」；却是糊塗而得，僥人僥得之「得」。所以筆之於後，也不過是「野人獻曝」一弗敢專也。

話說六月二十七日下午，考完軍訓，興沖沖地提著旅行包踏上南下的火車，於夜晚十一點回到了闊別已久的「菜園草房」，當夜，躺在能作「重」阻運動的陳年老牀上。在北部的生活一幕一幕地展現在眼前，久久未能入睡。朦朧中彷彿坐上了噴射機直飛金元王國——不亦「快」哉！

一放假真等於一交跌進了大海——一身是「鹹」（閒）。再說睡覺，要是想睡不能睡才覺可貴，整天由你睡，倒也不珍惜了。何況睡多了，頭暈眼花上火下瀉一起來，那就沒趣了。回家一看，赫然院中癩蛤蟆與青蛙大增，遍地皆是。夜晚蛙叫蟲鳴不絕於耳，與人嘯車吼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。想起從前釣青蛙、灌小蟲、打蜂窩的「兒戲」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回高雄市一看，嘿！也進步了，在體育場前面增加一段六線的路面，而且有了一條「斑馬線」——都市中人命唯一尚受重視的地方。只是少了盡一亮一滅的黃燈。「公用電話」也改裝成先投幣，再撥號了——沒錢，別碰！

記得去年新生訓練的時候，系主任灌輸給我們的第一個「物理觀念」！洋人有銅板，我們只有銅板，所以一切儀器，實驗都由銅板做起。同時我深深感覺到我們這一批將是台大由「國立臺灣大學」進化到「國立臺灣女子大學」末幾代的「遺老」了。這如同由「之乎者也」演進到「的了呢嗎」一樣，是時代潮流。

幹我們這「玩物喪志」的第三百六十一行是最沒出息的了，尤其在二十世紀的工業社會。他從來沒被人瞧得起過，甚且此行的從業者被目為與眾不同的化外之民。也從未被人羨慕過。成名的科學家更從不會受少男少女們瘋狂的崇拜。他經過二十多年的寒窗，不敢保證「生活」。未「顯達」的比其他行業慘；成名的也不比其他行優越——不論就那

方面說。而且還整日在放射性、加速的粒子、強勁的磁場、高壓電流……的威脅下。迫不得已，只有自嘲的說是為了「興趣」。何況不論成名與否，畢生與失敗為伍，始終在「挑戰」（Challenge）和「批評」（Criticize）的威脅下。但二十世紀所以為二十世紀，正不知有幾許默默工作為了一分代價付出十分血汗的人。要不是些當時被一般人視為「怪物」的老前輩們默默的苦幹，今日人類也許仍安於茹毛飲血而不自知。也難怪，科學家們搞出來的東西常是一般人看也看不懂，摸也摸不到。更無法想像的，就是在當時不啻為「奇技淫巧」，與日常生活無關，與「國計民生」無補。要說「光速是不變的」能獲得專利局的專利的話，那真太荒誕無稽了。因為那對我們日常吃飯、睡覺、打彈子全不相干。遠不如「末端裝上橡皮的鉛筆」或迴紋針用途大啊！所以發明後兩者的均以此發了大財。後進的小老弟妹們，得無慎擇乎！

據說以前清大校長梅貽琦曾集中國人慣用的口頭禪，編成一首打油詩：「大概或者也許是，不過恐怕不見得。然而個人應以為，但是我們不敢說。」這四句話骨子裏不外是「差不多」精神，可是我們物理的兩大礎石：Approximation和Idealization，即「估計」和「理想化」，與「差不多」不過過一體兩面，不謀而合。如何又能說中國人不具科學精神呢？

好不容易捱到七月二十日，成績發表了。記得以前有句四喜詩：「久旱逢甘霖——幾滴，他鄉遇故知——啞吧；洞房花燭夜——隔壁，金榜題名時——陪拔。」如今可再勉強湊上一句：苦等見榜出一紅字」。

一日，一位老同學，考古系，登門拜訪，想探討一下考古學在物理學上的應用價值。我正欲鼓起三A（Angstrom）不爛之舌蓋他之際，他却先開口了：

「喂！你們『無理』系到底講不講理？」

「不講理幹什麼？」

「講什麼理？」

「什麼理都講。」

路步子似乎也輕起來，那時真會慶幸自己學了踢踏舞，無論如何，到了五十歲仍有苗條的身段，充沛的體力，沒有高血壓，那時如果一家子都會跳，景象一定不錯吧！

看過「真善美」、「七對佳偶」的人多被其中優美的音樂舞蹈和充滿了的愛所感染，諸君在「K」之餘，何妨自己也多創造些美和使生活韻律化呢？